春秋歸義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三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蘇門龔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　評　東海范　驤節

莊公　名同桓公子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穀梁以為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公羊以為隱子也左傳以為文姜出故也胡傳以為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吾皆以為未也魯莊遭桓公

之變正當卽位以示君臣之義獎率臣民灑泣枕戈以報齊爲事卽位何害于義至于爲文姜出而不忍卽位更屬私意若上不請命則春秋時十二公之通罪又不當獨罪莊公且夫公穀左氏所言者當日不行卽位之意胡傳所言者不行卽位之理且謂絀而不書似乎原有是事而夫子削而不書也有事而後可以見是非削之又誰知有是事邪

三月夫人孫于齊 文姜

胡傳謂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夫魯當國之臣不能責文姜久矣且魯不能讐齊又安能責文姜耶今而孫于齊者是姜氏之意也以其不安于心爲桓而去不比于歸寧故言孫非眞逃魯而之齊也初時文姜身負大逆猶有懼心其後莊公爲之主國人無如之何屢會齊侯無復忌憚矣故孫齊乃責魯人之詞非所云全母子之恩也

夏單伯逆王姬

左傳以爲逆則单伯王臣也公穀以爲逆則单伯魯大夫也然魯之单伯不再見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亦魯爲主而無魯大夫逆文不應與此異同莊十四年单伯會伐宋疑即此人則當以左傳爲正

周有单子見于經國語周有单襄公单靖公单穆公然則单氏葢周之世卿也而魯之单氏無聞焉則单伯之爲周大夫無可疑者諸家必欲謂之魯大夫事無據

書送者對逆者而言之也昏禮必有逆者紀裂繻來逆女是也王姬歸齊有王人送而無齊人逆非不逆也不忍書也於此思之則春秋之責魯者至矣必以為魯人逆殊失之甚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杜云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于外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莊公子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錫命之始

桓畢世無錫命則畢世非侯榮叔之命胡爲乎來也是時齊新婚于王而禮成于魯故錫命于桓蓋以慰藉魯也王此時已明知魯桓之不得其死謂魯人不能忘齊故以錫命觧釋之然則桓之篡齊之殺皆王之所安而不欲問者也故王不稱天榮叔稱字非敢貶王亏榮叔乃畧其事也所以然者錫諸侯命重事也重事而輕書之見王之自褻也

陳氏曰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書來求猶有治不修貢之事焉書來錫命猶治不稟命之事焉君子蓋

有感于此而非徒以爲譏也

王姬歸于齊

魯讐齊當在桓死之初告之天子請之與國魯之君若臣寢苫枕干共劾同讐之義則是非當有所歸乃彭生之請除已遂桓公之錫命已來上下恬然安若無事故王不復以魯措意安然使魯主婚魯不復以齊措意欣然奉承王命齊亦不以魯措意坦然成其嘉禮魯自以爲尊天子結大國而不知齊人掩口笑之矣

界齊魯之事而觀婚姻之禮則王姬于歸雍郁有文寵之以王卿主之以列辟肅之以築館盍若是其嚴且重也此王化之基人倫之始春秋中人治之大者不專爲魯也胡傳謂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是侯封之君重天子之女輕非大公之論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三邑皆紀地

魯方百里者五皆此類也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邱 郚邑杜註慶父莊公庶兄是爲仲慶父即共仲其後子孫以字爲氏仲孫氏之胤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又謂之孟孫見春秋疏

兵力無餘不宜伐于餘邱兵力有餘不宜先于餘邱魯之忘齊直是不以爲讐非爲力不敵也蜀杜氏曰此大夫之專而出公子之文者蓋聖人病其不能復齊之讐目之以示義猶曰爲公之子而不知君父之讐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

卒王姬魯有事也于王姬厚矣厚王姬所以厚齊有無父之國則可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襄于禚齊地左傳書姦也今日之會莫能禁之則前日之孫孰能追之故知如齊者是姜氏之志而以爲孫者春秋之文也姜氏不悔罪狂行於國中魯人尙以彭生藉口乎

乙酉宋公馮卒莊公卒子閔公立高氏曰觀宋莊伎求賕敗頰則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傳溺疾之也不能讐讐且與讐會師伐天子之所立至此而魯之人心盡亡矣爾于君父何有人亦于爾何有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爲天下主踰七年乃葬說者以爲王室多難然不嫁王姬乎洮隨程氏曰東遷之初倘有志于歸葬已而削弱益甚故于此始葬爲得其情不能歸葬而王室可知矣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邑

此小國迫于強暴不得已而爲存宗祀之計也可哀也紀侯安季于齊而去國之志决矣此入齊也可以爲難乎故知謂凡言入難辭皆非也歸入有二義有乘隙而入者許叔小白陽生是也有自他而附者紀季是也歸入同自外來而義各不同

冬公次于滑鄭地林云此書次之始

左傳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君父之仇不量力雖無援猶奮也苟能收紀以爲吾用魯有存亡

之說紀切同舟之怒安在其不可爲也徒文焉是魯而已矣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襄于祝邱魯地

婦人享諸侯事奇齊侯越境享于婦人又奇季友慶父皆桓公子醜顏受之殊所未解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襄陳侯宣鄭伯遇于垂鄭伯三傳無文爲突爲儀俱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紀侯大去其國

陸粲謂去有閔之之意焉是也然以大爲名非也紀侯之去議者不一吾之所以原紀侯者謂其夫人在殯齊師未加時猶可以盡然委而不顧者蓋既不能守宗廟因不敢私[illegible]于其志爲可哀也（左傳）

有大歸之文大去原無可疑

六月乙丑齊侯（襄）葬紀伯姬

滅紀之役公羊以爲春秋賢齊襄復九世之讐也然乎曰不然也紀天子之建國也齊即讐紀亦讐其子孫而已土地人民固不得而有也乃紀季入

于齊則受之紀侯去其國則舍之紀伯姬卒則葬之于紀之子孫無所問而惟紀之土地人民是利復讐固如是乎

齊襄何人而葬伯姬齊人葬伯姬而伯姬父母之國何在齊人之葬伯姬不受也齊人葬伯姬而伯姬之恨乃益深矣魯之爲國益是非羞惡盡亡而不復存者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襄狩于禚公穀云齊人者齊侯也

此齊侯也而書曰齊人春秋不忍對莊舉齊侯也自是凡莊與齊襄同事俱不稱齊侯胡傳從穀梁卑公之說非是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胡傳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婦人無外事曰會曰享可以爲名乎羞惡之心何至今日而始亡也

秋郳犂來來朝郳小邾子此時尚未王命

冬公會齊人襄宋人閔陳人宣蔡人哀伐衛

齊襄烏獸之行凡人羞與爲伍宋陳蔡且與連兵結黨犯天下之公惡拒天子之嚴命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未有亂于此時者也公羊傳云不言納衛朔辟王也桓死之年莊公纔十三童蒙之子未可責也故其罪魯之臣任之假令文姜悔罪齊襄歛跡則國之大耻或有爲其母諱者乃會禚奕享祝邱矣如齊師矣旣已成人而恬無羞惡之心且與連兵伐國以抗王命不共之讐置之若棄姜氏無

大莊公無父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林云書救始此自救衛無功王命益不行于天下

子突救衛天子有字小疾惡之心焉故書字貴之王救衛不能不爲天下笑乎不然也天下者王之天下雖無功天下知有王也但王不能固守其義一救而遂置之爾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王師救衛朔何人入衛苟非周天子之天下則已

不然者朔何所逃誅焉穀梁曰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亦不必如此說凡諸侯失國歸國鮮有不名者要之朔直是不當歸耳故不言歸見其以强力抗天子也

秋公至自伐衛

去冬出今秋歸用力亦勞矣乃至自伐衛也公羊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之說非是

螟

以是時之天下論之君臣父子夫婦三綱絕矣時

事之所急益有重焉者何有於民然螟則必書聖人之心益無時而不念小民之依也苟無民卽三綱無所托矣

冬齊人來歸衛俘左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當是時諸侯所爲絕君臣父子而力圖之者此而已桓之郜鼎莊之衛寶父子一揆也

魯與齊同伐衛同抗王師同納逆侯暴師經年用力亦勤矣乃寶爲齊人所得魯豈分其棄餘則不但齊無魯衛惠亦無魯矣是魯不但不能爲義亦

不能爲不義見輕若此何施面目胡傳但知羿其有欲貨之心而不知魯無貨之可欲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襄)于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非也當以公羊爲正星隕如雨衆也故以爲異)

夜明星雨變異之大者此有天下者之憂也

秋大水無麥苗

災異與天修救與人民以食爲天未可委之爲適然之數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襄于穀
於是以會爲常齊魯不耻士民不異如此而不亡
者自古無之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師曷爲而次于郎邪魯有師也有師而不用之於
仇讐不用之於保境安民而用之於親讐以伐同
姓之國蓋王是而魯亦爲陳蔡所輕矣輕之故不
至徒俟之不亦無顔乎
甲午治兵

見輕於與國我之士卒亦解體矣強爲整旅亦何振之有

夏師及齊師圍郕

以伐國論之師必有期安有暴師逾期以千乘之君輕身待讐人之命於境上彼齊人者從容自如至夏師始出不知魯之君臣何以安受

郕降于齊師

次于郎爲伐郕郕人知之矣侯陳人蔡人不至郕人知之矣暴師不退以專爲郕郕人知之矣圍郕

者我也受郕者齊也玩魯如嬰兒蓋不獨一齊為然矣

秋師還

自春正月以至於秋暴師於外不義而動疲衆而歸一年經營捐我同姓之國益讐齊之強而已故不稱公醜之也稱師恨之也有滅國之師而無父子之意魯且如莊何胡傳師為重義繫於師故不書公非是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齊襄

無知不稱公孫是簒國之詞徒人費石之紛如孟

陽皆捐軀死難或以方之齊莊之賈舉州綽等非也賈舉州綽諸人乃不得不死是格鬬而被殺者也徒人費諸人乃可以不死不肯避死以求全其君者也食焉而不避其難費等有焉然而不爲春秋所錄者何也葢小人服役于亂君非有事君之義不足爲國家輕重故春秋畧之未必皆逢君之惡者胡傳責之太過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之使連稱從妹閒齊侯其包藏禍心久矣然

不旋踵而見殺則亂賊亦何益乎然曰齊人殺無知則千乘之主見弒等于狗彘而莫之恤亂臣賊子柰何不接踵于世乎

無知之逆天子不問諸侯不討苟非春秋明正其罪天下萬世亦安知齊無知之弒其君邪何也史散時遠則事難稽齊襄淫暴不臣議又易淆也有春秋而是非始定無知之罪始明此所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或曰無知不爲雍廩所殺乎亂賊何嘗逃死曰齊人殺之耳非天討也彼且以爲

適然之不幸而未有所懲也胡傳謂人者衆詞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夫謂人人得而誅之是也謂人人誅之皆能討賊非也不然則凡弑君者有幾人不見殺乎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魯地

魯莊即位于是九年無歲不以齊爲事大夫之盟是亦不可以已乎偏好親讐雖齊人渝盟不恥汲汲若狂是其性與人殊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云無子字糾不稱齊不與公納齊子糾也

糾曰二人之事議者紛紛或以爲皆僖公子或以爲皆襄公子或以糾爲兄或以桓爲兄欲文致一人之罪而牽强附會殊令人可厭凡事可以理斷如爲僖子爲襄子則關世次或爲弟或爲兄則分長幼此可以臆決乎春秋舉事論大義書公則事爲莊之事是非莊任之安有咎莊而可以與知齊難乎公伐齊納糾是爲有意安定鄰人之國家乃莊之大罪也其所以既盟而又伐之故及糾之應稱子與不應稱子皆不必論也即就齊事論之糾

白皆非應立之人爭國皆爲可誅不得已而論其次則以能安國家者爲貴其爲長爲少爲兄弟非兄弟可不必論也必欲定二人爲某公之子某兄某弟吾以爲皆第二義也

齊小白入于齊

入者自外奔趨之詞國亂無主人有競心此方納而彼已入得則爲之而已矣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侯國弑逆不聽斧鉞于天子不俟錫命于王朝諸公子乘隙爭竊欲納則納欲入則入捷足者則得

之以此言之則糾白又何長幼之可言程子謂稱齊小白明當有齊則齊無知齊陽生豈亦當有齊邪故書納子糾者不欲公納讐國之子也書齊小白入于齊見齊猶有爭國之公子公之納可已而不已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九月乃葬）

以諸侯葬則亦葬之而已矣公羊疏謂痛賢君不得以時葬豈以齊襄之淫拒王師納逆朔戕魯桓爲賢乎好惡拂人之性無甚于斯言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水名齊地

小白入齊齊已有君又可以爭乎必欲爲不義之戰以快一逞竟以取辱名實俱喪無如魯莊者況公不書深耻之也自是而齊魯之態成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賈逵云稱子者愍之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乎此言是也故子糾如子儀子適之類只是名耳非稱之爲子也

春爲蒐之盟夏爲齊之伐秋爲乾時之戰九月齊人取而殺之穀梁曰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

也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為公
病矣此言是也君子之于人也力能庇則庇之力
不能庇則辭之既庇之而又殺之獨無疚于心乎
管子天下才也魯之為糾又甚力當齊亂未定借
魯立糾宜有餘力乃既不能乘機定糾又不知魯
之不足以庇糾束手觀望殆不可曉豈時未至雖
豪傑無所用其才邪抑亦度糾不足與有為且念
鮑叔有成言故不肯盡死力乎

浚洙者畏齊也伐齊之氣安在魯之謀國者何人可憐哉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魯地

公敗齊師內勝之詞也兩軍角力而有勝負則書敗其常也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穀梁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是矣魯爲齊殺糾畏齊浚洙氣靡色喪遂致强敵壓境賴有此戰庶幾得以顏色視國人耳雖然爲國不得其道雖能敗强敵如齊桓猶之無當也此春秋微意胡傳乃謂善爲國者不

師而以詐謀取勝為譏夫救國之患惟力是視齊人三鼓兩刃相接可以詐為譏乎戰之是非在致戰之前不在兩陳相搏之頃也以齊之强小白之為君也而魯能敗之况執大義以討齊襄何患不克有甲兵而無父子是春秋之所隱恨于魯莊也

二月公侵宋

侵宋傳不言其事考之於經宋者是莊五年所與同伐衛之黨也此之侵非爭小忿則貪小利時齊怒方新又無故而啓宋之釁嗟乎世之人以利交

者未有不以利疎獨一宋曾爲然哉

公侵宋無益之師也内疲其民而外無損于敵以是爲公病矣徒使伯者因之以爲資可謂愚也已

三月宋人閔遷宿林云此遷國之始

遷者廹逐之詞天子不能有其建國强淩弱衆暴寡小國相率以淪于亡可勝誅哉

凡諸侯兼併小國以爲强也而君子惡之謂其所爲强者非其所以强者也立國之道禮義而已矣棄禮義而恣淫虐如宋殤亟戰焉而死齊襄滅紀

焉而死宋閔遇宿焉而死衛惠抗王焉而子孫宗廟屠戮于狄人數君之所爲非以召亡也數君之取亡亦非以虐小也不仁不知無禮無義是其亡之本也彼宋襄者是又慕仁義而失之非仁義之罪也

夏六月齊師桓宋師閔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魯地

敵未陳曰敗某師傳有是言矣此釋敗敵之義耳非謂敵未陳必不可敗也敵之覂我之利也曾以是爲譏乎且既成師以伐人無時不當戒懼今不

罪不整取敗者而專責用詐敗人者有是理乎傳偶

在十一年

疆場之事一勝一負負者不足論勝者亦未可恃也前敗齊師于長勺今敗宋師于乘邱魯之兵力何嘗不加于齊宋然齊之伯氣方新魯之服從伊始則戦勝之威安在邪有千乘之國而不知所以用之聖人以爲魯病矣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左傳息嬀過蔡蔡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謂楚伐蔡以獻舞歸林云此書荆之始亦荆猾夏之始

荆一入中國而執侯服之君如孤雛腐鼠天下之亂于是極矣此後齊桓九合諸侯召陵服楚中國始有禮義夫子曰一匡天下豈不信哉

此荆憑陵中國之始獻舞以侯服之君執辱于夷故名蓋賤之也此夷夏之大變春秋所憂也胡傳謂逃猶有耻焉荆師奄至期于能守不能守而見獲非得已也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傳曰始懼楚也至是蔡侯竟爲楚所執三十年之預防不能當荆人之一

戰從來有空文而無實事者未有不至于决裂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林云此滅國之始

王氏經世齊桓圖伯之初滅譚滅遂降鄣專以威力虐小侮弱其後雖能存三亡國功不足掩罪矣春秋書荆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荆之所爲齊亦爲之此責齊桓是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魯地左傳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敗之

宋以私怨侵鄰魯以積怨召侮皆誅也僥倖于一勝非所貴也時齊方圖伯宋魯不修德義自强乃爲不義之戰而兩歸其利于齊是可嘆也書曰戰伐之事聖人所重且見宋魯兩大國其所圖維者如此而已謀國有道兩君不知宜其役于齊也

秋宋大水

書鄰之水以示相關之意莊能弔之猶有古意苟能推廣是心則患難相恤豈但不相侵伐亦何强暴之敢凌

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亡矣紀侯亦亡矣叔姬不安于父母之邦而歸死于酅不但婦道之始終全殆深有恨于魯乎是故終紀侯之世而歸于酅書歸于酅嘉之也隱之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閔公弒 桓公御

說

仇牧非必能勇也義形于色不顧其死食焉而不避其難牧無媿焉足以愧人臣之臨難苟免者不必謂其生而存足以制逆萬之死命也

宋督仇牧皆爲宋萬所殺經削督不書是知春秋予牧也杜謂其不警遇賊無善事可褒非是

王氏曰左氏宋公枏靳之後萬病其言而肆惡古者賢君待其臣以禮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則戲謔之談意外之變何由至哉閔公反此所以及禍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出奔陳陳受之也夫獨非君乎何受于亂賊而庇之至于得賂然後歸罪人衛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至言哉

殺宋萬不書胡傳以爲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汪氏謂以狙詐殺之非天討吳臨川謂賊逝去後始得而誅之視石碏討州吁之義則有愧矣夫陳人受萬其爲黨賊所不待言但書出奔陳則陳罪已見矣萬之逝于陳視州吁之從容刻陳謀朝王不

有問乎石碏之告宋人之請一也其必用賂而後得則陳人之罪爾宋何以愧于石碏姜風阿又謂胡傳必責國人一意亦所未喻朱萬既弑又立子游又用師圍亳其勢亦非易取宋人能破其師殺其所立視衛人甘心奉戴州吁不啻懸矣萬之出奔㚃力足以逸而去之非宋人故縱之也請于陳而戮之宋人之義完矣不書宋人殺者所以免宋人以存天子之刑章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桓 宋人桓 陳人宣 蔡人哀 邾人儀

爻
會于北杏齊地林云衣裳之會一序齊于諸侯之上爾爵始伯之詞自是無特相會者矣
齊侯何以書僭正其能會諸侯也夫子曰桓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此會是也諸侯會所當會何以
稱人諸侯無周久矣有伯者出而後聽命之不遑
故不得與齊侯等同列之尊也同爲方岳不能恪
共王命而俛首聽命于人所謂人役也書人以賤
之非謂其不當爲此會也嗣是而卑伯會伐矣大
下始知有天子之討又嗣是而卑伯會諸侯矣大
下始知有天子之尊此齊桓所以一匡天下不獨

服楚也

會而不盟莫敢不服不足與盟也諸侯有背者吾得執義而問之亦不賴盟也此齊桓所以制服諸侯而成伯者之事也諸侯有愧色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

王伯何以辨王者覆冒無外利天下而不私焉伯者以力服人而自爲吾力所不能兼則挾之以爲名會盟之諸侯是也彼力所不能抗則剪之以爲利譚遂諸小國是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夫有

一毫爲人之心此伯之所以可惡夫子取之亦聊

爲其能存王耳非得已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桓盟于柯林云曹劌劫盟

會而盟之猶有敵國之禮焉諸侯不能得之于桓

而齊侯不能拒之于魯嗣是而桓復爲盟蓋以文

視柯也是役也曹劌劫盟齊桓氣懾一劍之任賢

于十萬師臣之係于國家豈輕也哉柯盟之譎視

長勺之詐何如康侯獨不以爲譏何邪

十有四年春齊人桓陳人桓曹人莊伐宋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宋人背北杏之會伐之是也諸侯何以稱人春秋益傷王法之終不復伸于天下也何也齊桓者伯諸侯而尊天子者也北杏之會伯者之勢已定此後奉天子以行事必有赫然其可觀者乃摟諸侯以伐諸侯不過背會之宋人伯亦奚取焉胡傳謂其稱人爲將卑師少是以制用兵而賦民薄方伯之國事不涉于天子雖兵有制而賦民薄何關于

天下之義而春秋取之那春秋之取伯凡以為王也故北杏之會嘉其能將率諸侯伐宋之役譏其先已私而忘天子

夏單伯會伐宋林云于是諸侯初用王師

伐宋非王所急也然而單伯會之者蓋以應伯臣之請也郭子儀請補一吏不得以為上待我厚不疑我使王乘桓初起與之共明大義桓方尊天子而內有所主外盡其力共其功烈必有可觀惜也王不自主而待意于桓王伯異道可嘆也夫

單伯之會伐何以無譏曰北杏之會桓之所以爲伯也宋人背之故齊桓得藉口于公義而挾諸侯假王命以伐之春秋亦姑以其名爲存王之用益自子突救衛無功王師喪氣齊桓假單伯于會以示天下之有王功亦不可泯也自隱桓以來王室日卑以空名寄天下者恃此耳

秋七月荆入蔡左傳蔡哀侯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二子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事二夫縱弗能死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七月楚入蔡

息侯以蔡侯慢其妻而導楚伐蔡蔡侯以息侯執

其身而誘楚滅息息嬀又為息侯恨蔡而激楚人蔡蔡息以婦人覆國楚人以婦人伐國此所以為夷也季氏私考謂蔡者楚所由窺中國之要道苟非得蔡不能長驅中原此天下之大形勢其論甚善但楚夷此時未必即有大志且伐宋伐鄭伐許伐陳不關皆假道于蔡也

冬單伯會齊侯（桓）宋公（桓）衛侯（惠）鄭伯（厲）于鄄（衛地林云大夫之會二伯諸侯會王臣之始）

以此會徵單伯決是周大夫不然魯安敢以大夫

會伯主而安坐自尊邪

左傳是年鄭人殺子儀經削而不書是故苟不當立雖竊位十四年春秋不予也然則突無不書豈予之乎突有諸侯之事焉春秋雖欲削之不能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厲）會于鄄（衣裳之會三　齊桓始伯）

王臣主會而來同之義著諸侯會伯而伯主之體成

夏夫人姜氏（文姜）如齊

姜氏之罪不容于死桓即私親不能為伯討亦不當訓正之乎

秋宋人桓齊人邾人儀父伐郳

伯王之舉事有權不徒藉王之名已也如郳之伐所謂權也傳曰諸侯為宋伐郳是伐郳宋志也齊因猶宋之意而為之伐之為宋伐郳者正陰收宋使附己也收宋所以收諸侯也臧文仲曰與人同欲盡濟此類是也胡傳謂未成乎共為伯則于伐郳之意何居

鄭人侵宋

宋鄭冬春再會而秋侵之何以會爲突與宋故有忿伯王方聯與爲同合諸侯以尊天子鄭人忘兩會之好復尋兵以解成約猶隱桓之世故態此見人心習於怙亂而伯之經營不易爲力也鄭突以篡得國法當首治齊桓不能倡明大義釋其重罪而彼反修其小隙殆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邪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桓齊人桓衛人惠伐鄭林云齊楚爭鄭于是始

鄭人背會好侵宋其心固有不齊齊桓首治諸侯之不率者則伐鄭乃齊事猶以宋主兵此齊桓收宋猶郳志也猶之用師也不能聲罪致討而大義不光矣

秋荆伐鄭

入蔡不已又禍中于鄭荆之勢蓋火燎于原矣荆懲又安可已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厲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宋地左傳鄭成也林云衣裳之會四齊桓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

會不稱公胡傳以爲諱之惡失信也杜預以爲微者皆非也北杏之役會而不盟鄄之會亦然其時齊桓始得諸侯未知諸侯與之否也至此則諸侯漸已懾服于是大合諸侯而同盟焉同盟者諸侯同心以尊伯主也于是伯勢始張舉天下之君侯而稟成于伯主浸尋之極至于列辟之尊而稽首

于伯庭此一會也大合諸侯君臣變常之始即桓之初心亦不知其遂至于此也勢也春秋傷之故殊公不書乃春秋筆削之大而存周之至情也此見非常之事非人臣所得專有伊尹之志則可也

郳子克卒儀父卒郳子班立自隱公元年入春秋至是四十五年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左傳鄭不朝也

諸侯有相朝之禮況伯主乎鄭敢于不朝安可不問但鄭突負篡逆之罪舍之而不討發怒于不朝是謂舍其大而誅其細故曰齊人執鄭詹病失之

丁始也

夏齊人殲于遂

秋鄭詹自齊逃來

鄭詹不能以義懾齊人又不能守死不偷倖逃苟免以爲國羞故書逃以懲人臣之不知理者但詹不足論也鄭之受詹則未爲非也胡傳乃謂其首叛盟而受其逋逃爲虧信義不亦過乎

冬多麋

桓莊之世無歲不有外事民力何得不困而又多

麋害稼其何以甚故志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書日

不言朔不言日穀梁以爲夜食近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左傳不言其來諱之也杜云戎來侵魯人不知去乃知之故諱不言其來林云爲始治戎

邊臣不戒敵至不知以爲國禍于古一揆可恨也

公追戎病公也以方岳之重視與犬羊從事于車

馬之閒雖勝不武矣血氣之勇非所以爲國也

秋有蜮短狐也含沙射人爲災水中淫氣音或廣韻音域穎濱曰生于南方魯之所無凡稱有

[illegible]也

乖氣致異災未有無因而至者求其端而謹之可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是年王室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伐王立子頹王處于櫟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桓宋公桓盟

媵陳人之婦細事也盟諸侯重禮也媵陳人之婦者可以盟諸侯乎且幽之盟口血未乾此又何以

盟爲毋亦以受鄭詹之逃有不釋然于心乎不然此媵微事何書焉卒之無益于事而失好啓釁不亦拙乎春秋之所責于魯者不能强于義而受驅策于齊若此盟者所謂不能以義自信其是非不足言也胡傳專責遂事之非未深合經義也是役也齊宋以爲不可則如勿許既許之盟而又伐之何居

夫人姜氏如莒

婦人無外事父母不存雖父母之國不得歸寧況

異姓之國乎襄桓既死姜猶不戢魯之閫門如此宗何欲抗顏於列辟乎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稱人非大衆也稱西鄙非深入也所謂薄示之聲使之自謀而來也魯于是乎爲諸侯所輕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杜云大火曰災

春秋記災異不獨記魯而兼及各國聖人謹凛于天人相與之際畏天之威不敢以鄰邦而忽之也

公羊傳云大災者何大瘠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雖論災與左氏不同但兩之災未爲異也而何休詳及魯任鄭詹文姜淫[illegible]齊桓內淫之事以爲感召所致所謂强作解事者邪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林云齊始治戎

時王室方有子頹之難齊舍之而伐戎余初謂其勤兵于不急之地以爲燕討由今思之殆非也魏

絳曰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凡懷伯王之遠畧未有不欲倚兵力之有餘者戎之伐殆亦魏絳之意乎時桓新得諸侯戎狄未賓楚人方訌桓力未能及楚故且先求制戎以張其威非爲燕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左傳鄭虢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厲公卒子文公捷立

是時王室有子頹之亂齊桓不問鄭虢乃能平定王室執燕仲父殺王子頹差足快人意天子既受

其功聖人不得不寛其罪是故法不亟行後有功則難議罪功不亟賞後有罪則難議誅古今之通患也

鄭虢內靖王室之難外銷伯國之謀可以爲大功經何以不書曰鄭突奸人之傑者也其心未肯屈服于桓故郢之會幾罷而侵宋之師與及鄭詹以不朝受執而力小無如齊何故亦自合虢以靖王室𢖍欲以是抗桓非真能爲王也春秋以爲事公而心私故側而不錄不然鞶鑑之賜王寵也不能

懷寵保功而且以是惡于王則其心居然可知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文姜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八月乃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赦者君子不得已而用之如大兵大荒大亂大疫之後小人之情或有可矜而霜雪之後不妨更始間一行之可也若無故肆赦是爲惠奸君子不取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程沙隨曰婦人之謚從夫文姜別作謚以其得罪于先公此說是也文姜之事魯人之心未嘗不明然而不能斷者莊公難與言也自是婦人遂以別謚爲常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杜云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

左傳御寇太子也曰陳人殺之則非君意可知衰亂之世君不能有其子變之大者也

夏五月（林云無事以首時書者五十九惟此書五月昭十年書十二月左氏無文）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魯地）

結不宜盟齊侯而盟之則辱齊公不宜盟高傒而盟之則辱已從之盟結爲之也結不爲鄄之盟傒又安有防之盟哉故曰君子慎始

冬公如齊納幣

二傳云親納幣非禮也而況于娶讐女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齊豈莊之所宜至邪

祭叔來聘

以祭叔敵公尊崇天子之義也此與凡伯南季渠

伯糾仍叔之子家父王季子不同者彼施于所不當施故稱王稱王者見其出于一人之私意所以病其失此則修常禮耳可不言使也若是私交經亦當不以聘禮書之春秋不以禮假人

夏公如齊觀社

千乘之君棄尊虎裘有類兒戲謂國家何程子謂昏議尚遲故公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葢齊難之亦是想當然耳即如所云亦非所以爲名矣曹劌之言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

之非是君不舉矣其不欲公之屈于齊也此其爲臣豈甘爲人下者乎惜乎莊不足與有爲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經有即事以見是非者有是非在記事之外者如荆人來聘是其一也荆人之罪在于猾夏僭天子籓封之臣在于內尊王室外威戎狄者其來聘不過交往之常蓋是非之所不及焉然而書之者楚人忘其强僭之罪而敢狎諸侯魯人忘其尊攘之

義而受其使節皆罪也故經書荆人來聘而畧其君臣以示斥遠之義則魯可知所謂是非在記事之外也胡傳乃謂聖人嘉其慕義故進之何所見之小也于此見宋人之易與而北與遼講兄弟之好西與夏結父子之歡浸尋之極以至于稱臣奉貢而不耻葢皆樂與人爲善之說爲之流禍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穀齊地

蕭叔朝公

劉氏曰爲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處猶

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伯姬會洮此之謂非其處伯姬朝子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雖有肅敬之心繁飾之容而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

秋丹桓宮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莊公卒子僖公夷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鄭地

胡傳引程子之言謂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盟

好也夫公已納弊婚姻已定又安用要結如謂齊人有疑則桓不欺曹柯之盟而欺公之婚乎且公之觀社過穀納弊盟防其示齊之輕也久矣又何疑焉故扈之盟瀆詞也而莊書之姑以存體焉爾彼謂桓盟不日而於此又不能通公羊以為危之范甯以為慶之音不規於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丹楹刻桷惟恐不麗後死父之飾以美譬女之觀莊不顧譏乎一書再書甚之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婚禮人道之始有常禮有常期如魯莊者皆以爲私親之樂耳夏迎秋至不爲不久而又不與夫人俱至所謂如齊親迎者何人不正其始能要其終乎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

姜氏入悍詞也譬女廟見其謂先君何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戊寅大夫宗婦覿是大夫宗婦同覿也用幣是大夫宗婦同贄也事兩失禮矣

大水

冬戎侵曹

曹覊出奔陳

赤歸于曹經書覊赤之事似與鄭之忽突同然左傳無明文不可考也

郭公

曹郭之事傳記不同鈌之可也

姜夙阿事義全考云桓公始伯嘗一伐戎而戎侵曹不能制故戎制諸夏廢置人君亦以病齊桓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紓據

衛朔不書塟春秋例之也凡以侯塟者皆有罪必書衛朔非侯也抗王自立誰授之爵而可以侯塟之乎然則何以稱衛侯其以侯接諸侯也諸侯侯之國人侯之聖人安得而不侯之之朔之非侯未可以口舌爭而其實不可假也故于塟而削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傳曰非常也唯正月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鼓陽氣也言充其陽也刑牲則陰矣非助陽之道也用牲小失也而書之者見君臣無真正修省恐懼之意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曰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

林云內大夫出聘之始杜云報女叔之聘諸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是時魯無戎禍而齊方創霸然則勤兵于遠是亦可已而不已者也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此殺大夫之始

穀梁曰大夫而不稱名姓曹無大夫也按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是也然則其君可以專命者不可以專殺乎曰非也不專殺大夫者所以崇大夫也且皆命于其君者天子命之命也是亦天子命之也受命于天子以有其大夫而專殺無忌是小國無王章也蔡邱之命曰無專殺大夫但既曰大夫即不可專殺未嘗分別命于天子與否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胡傳曰戎與徐合兵爲魯患此蓋以春伐戎臆度之耳兵革相尋何日之有非君子之急務也是時齊桓主中國而序宋于上者此見齊桓順適諸侯之意猶伐鄭之心非君子大居正之道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魯地

屬詞伯姬以前二年歸杞至此會公于洮冬乃歸寧皆爲杞伯來朝之地也亦臆度之詞耳新婚之

國何遂至于不得覿而煩婦人乎即云爾亦但有伯姬歸寧請之耳安能屈公至洮乎總之婦無外事有事于洮杞曾背失不足深論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鄭伯文同盟于幽衣裳之會五于是衛不同矣故知凡同者皆指其見在者而言之也非大同也

同則有不同矣桓以尊周爲名而諸侯有不同焉則伯亦愧矣威力不可以要其終有如此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左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公羊云避內難也穀梁云諱出奔也

以左氏則譏也以季殺則有托而行也季子賢者未應違禮公殺之說殆有所本與春秋書之其微詞以著魯之亂乎

外大夫不卒內大夫專行違禮者俱去族如翬溺是也今友稱公子原仲稱字絕無貶疾之意故知春秋無惡于季子也然曰如陳葬原仲所謂以微罪行也

冬杞伯姬來

左傳云歸寧也有常禮矣有當來之禮而後有不

當來之禮當來者先王所以體父子之親不當來者先王所以謹男女之防載馳之詩雖有至情不敢越禮文姜逆之遂以階亂有國家者亦致謹于閨門之內而已矣伯姬父母在歸寧禮也既有歸寧之禮非有不得伸之慈愛胡為乎為洮之會乎書曰杞伯姬來所以正洮之失也胡傳乃謂不當來其又以行禮為譏乎

莒慶來逆叔姬杜云慶大夫叔姬莊公女卿自爲逆則稱字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衛地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桓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左傳王使召伯廖賜桓公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齊人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伐書曰重王命也戰書及志衛惡也奉王命以討有罪衛不恤禍悍然逆戰強侯無君又不獨一射王之鄭莊已也戰而敗之折逆侯之氣伸天子之威桓于是有功于王室矣前此隱桓以來後此文襄繼伯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所未有也然書齊人

而不以爵舉者何也衛之罪重當執之歸命于天子以聽斧鉞非止薄伐而已覘古者六師移之之職有所未盡焉耳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胡氏謂稱人爲將卑師少失之桓方翼戴天子攻不殺行乎左傳謂取賂于衛楚人因印堇而獻諸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産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鄭人弗從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産而後獲之彼偏邦之夾也猶知愛國體而避貨賄之名桓創伯之英主也豈其知反出秦人下

哉必不然矣

穀梁曰衛稱人以敗不以師敗于人也按泓之戰宋責以師敗于楚人艾陵之戰齊國書以師敗于吳皆在不以師敗于人邪若以吳不稱人爲辭然則例所謂舉號者又進于稱人矣凡此類皆拘例之過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文公蘧除立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林云會諸侯救始此

入春秋以來諸侯連兵伐國者有矣未有能倡義

而救之者也諸侯相救于是乎始于是將奔桐邱之鄭獲安其處屢入中國無忌之楚烏集于幕矣子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有以也夫

冬築郿

有因修築以救饑民者是或一道未可盡譏也

大無麥禾

蘇潁濱曰書于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螽之災而書大無麥禾何也劉向春秋說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胡傳歸

咎于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此責人君則可非經之本旨也大無麥禾是天時之不收即不修用猶大無麥禾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葵邱之令曰無遏糴於此猶想見古諸侯恤鄰之義焉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穀梁云言新有故也有故是可以不新也去年大無麥禾至乞糴于鄰而猶爲此無益之舉是亦不

可以已乎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滅矣而卒紀叔姬叔姬紀之媵也而何以卒之也存亡之際節義所貞聖人隱焉一叔姬足為春秋重人不在大也記曰君子表微叔姬以一媵女而著于春秋于是而知節義之于人甚也

城諸及防

傳言時則時也諸家必以爲譏然則國家可無城乎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胡傳云公穀俱有師字

救鄣也不能救何次次而不能救損威已大趙汸前謂莊能師能師者固如此乎不書公不書師以爲無所事事之也杜以將卑師少直言次亦未是

秋七月齊人降鄣正義以爲附庸小國

次于成救郕也次者曰次降者自降齊不但無郕

并無魯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姬以去年十二月卒至今年八月始葬婦人之失

所未有如姬之甚者

聖人憫執節守義窮死而無告者故書之詳以叔

姬之義至今在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無警戒之實意故不知用牲及于社之失而遂習

爲恒例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魯地）

左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降鄣則不顧魯伐山戎則與之謀是直役使之而已矣

齊人桓伐山戎（左傳病燕故也）

燕有罪燕之士民何罪狄以不治遂入而滅邢滅衛若使戎肆其惡而病燕不已必且漸而蚕食諸國將受其害者不獨一燕矣况齊燕比鄰又爲切膚之患邪故燕之罪不可宥而戎決不可不治治

燕治戎自是兩事未可以燕之故遂併戎不問也
然而書人何也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王者之
治夷狄威之而已不窮兵也齊師伐戎至于迷失
歸途問知于老馬不已甚乎

二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公羊曰何譏爾師民之所漱浣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魯地）

八月齊侯來獻戎捷

諸侯有相朝之理獻捷于魯以示自等于列辟欲以儕天子也蓋創伯之始立威不得不嚴故執鄭詹者所以儆夾漢之人心甫成之後持已不嫌少降故獻戎捷者所以敦會盟之同好然而非禮矣書曰齊侯來獻戎捷言過也雖然視之文襄之借蔑諸侯而凌天子孰得孰失乎胡傳執獻之一字謂以下奉上爲聖人抑遏功淺之乎視桓矣獻者相遺之恒辭耳晉魏錡謂楚潘黨曰獸人勿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亦可謂以下奉上乎

秋築臺于秦

魯望國爵位土地不後于齊齊方修伯主之業而魯志日頹不聞有愧厲之意方且恣于遊觀山戎之捷方來而築秦之役再舉所謂自棄者不可與有爲魯之謂矣一書再書三書益深病之不止爲輕用民力已也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杜齊邑

傳曰爲管仲也輔仲納糾者莊也殺糾囚仲者莊

也妬仲城穀者莊也一人之身忽親忽怨倏倨倏恭千乘之國爲齊大夫役春秋如莊何哉小穀不書齊醜之也

夏宋公（桓）齊侯（桓）遇于梁邱（穀梁傳梁邱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

左傳曰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故遇欲謀楚會諸侯之事經傳不見何也不成會不成謀也此桓之深機也時齊之力未能及楚而諸侯之志未肯協從故托遇宋爲名以沉其機若曰此宋志云爾語云守若處女桓公有焉恭

自是而齊不忘楚矣春秋善桓之心故書之如此齊未能及楚而爲遏以掩其請會之迹魯未能及齊而輕爲救鄣之次何邪有謀無謀之分于此顯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左傳公疾問後于叔牙牙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酖僖叔于鍼巫氏是爲叔孫氏

君子諱國惡可以卒則卒之而已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一成之地可以立國一旅之衆可以強兵曾有千

乘之勢而莊不威齊有殺父之讐而莊不怨其性與人殊也微獨不讐齊而一生畢力于齊爲之主婚爲之娶女爲之伐衛爲之受俘爲之圍郕齊專郕而不耻爲之納糾齊殺糾而不顧何愛于襄而屢縱姜氏入齊何德于桓而特爲管仲城穀顛倒悖亂殆不復知有羞惡之事治之以天子之法莊其在所必誅乎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子野未葬故稱名子惡既葬故稱子

胡傳責莊違時不婚是矣而謂般爲孟任所出胡能有定然則嗣位者豈盡嫡出乎且莊以二十四年婚于今八年嫡子不立安得盡歸咎於違時國家之法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爲人臣者主少國疑靖共不貳故可以托六尺之孤而措國家於泰山磐石之安但是丁卯子同誰非大君骨血必以孟任爲嗣子病是開孽子危疑之漸啟擁戴窺伺之心何可訓也

公子慶父如齊

狄伐邢林狄人伐之始

戎狄爲中國患滲尋之極至於滅國不知當日中國諸侯何以不能治齊桓爲伯主不知何以坐視而竟不爲之所也胡傳隱二年鄭人伐衛訓字例曰聲罪致討曰伐如狄者亦可謂之聲罪致討乎故知侵伐敗戰諸義訓字則可必於字中取義則遠矣吾所以不滿於胡傳譏詐勝者此亦一徵矣

左傳是年有神降於莘賜虢公土田史嚚曰虢必亡矣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

而壹者也此信道之言也信道篤者觀於原本之
地雖有土田之命不可惑也是故知人事者以人
事而知神明者以神明